

60小说坊

夜游图书馆

● 李洱 /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夜

游图书馆

李洱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游图书馆/李洱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2.9

(60 小说坊)

ISBN 7-5339-1635-2

I.夜… II.李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9853 号

夜游图书馆	
李洱著	
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电邮: Zjlap@mail.HZ.ZJ.CN
	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: 880×1230 字数: 209 千字 印张: 9.125 插页: 2 印数: 0001-8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	鲍 娴
版式设计	樵 客
封面设计	管继承
责任校对	王蓉蓉
	ISBN 7-5339-1635-2/I·1443 定价: 17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自序

在这本书里，我写了当代中国某一部分人物。通常，我们把这些叫做知识分子。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，所以，写他们有如写自己。他们那些荒谬的境遇，那些难以化解的痛苦，那些小小的欢乐，那些在失败中不愿放弃的微薄的希望，我自己都感同身受。如果我对他们有嘲讽，有批判，那么这嘲讽、批判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。

在这本书里,我写了当代中国某一部分人物。通常,我们把这些叫做知识分子。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,所以,写他们有如写自己。他们那些荒谬的境遇,那些难以化解的痛苦,那些小小的欢乐,那些在失败中不愿放弃的微薄的希望,我自己都感同身受。如果我对他们有嘲讽,有批判,那么这嘲讽、批判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。

写小说已经十多年了。十多年来,我越来越忧世伤生,对小说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也越来越自觉。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,我从来不认同纯艺术的观念,也不愿夸大情感在小说中的地位,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文人。我愿意从经验出发,同时又与一己的经验保持距离,来考察我们话语生活中的真相。我不是一个经验上的夸张主义者。我认为除了一己的经验,别的什么都不是的写作,在我们的语境中是一种不真实的写作,甚至是有害的写作。

在写作中,我的部分动力来自形式和故事的犯禁。这在我的小说《遗忘》和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《花腔》中,表现得更为明显。这与野心无关,与兴趣和快乐有关。如果用牧场来打个比方,那么篱笆内外不远的区域,就是我乐于呆的地方。这意味着我经常翻越篱笆。如果用球场来打个比方,那么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,球门前的小禁区就是我喜欢呆的地方了。

谢谢阅读本书的每一位朋友。



李洱

1966 年生于河南济源，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现居郑州。出版有小说集《饶舌的嘴巴》、《破镜而出》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遗忘》、《花腔》。

目录

- 001 自序
- 001 夜游图书馆
- 015 悬浮
- 052 暗哑的声音
- 071 威胁
- 088 黝亮
- 100 午后的诗学
- 159 抒情时代
- 217 白色的乌鸦
- 233 上花轿
- 251 加歇医生

夜

游图书馆

他们最终没有把那扇门撬开。从这扇门出来之后,他们也没有再进别的门。他们都发现,见到的好书越多,他们就越难受,还是干脆不见它们算了。他们搞的书,虽然纸张已经发黄,但大多数都还没有人借过,一想到无法把它们全都救出来,还得让它们在这里继续呆下去,他们就不只是难受,还有些痛苦了。

大家说好在这里集合的，可徐渭和陈亮来到人民公园门口的时候，却没有见到庆林。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了，再过一会儿，公园就要关门了。总不能在大街上讨论问题吧？陈亮说。徐渭没吭声，自从成了哲学博士，他就变成了慢性子，什么事情都是想好了才说。陈亮不，他虽然也是博士，可他还是那种急性子。这三个朋友当中，只有孔庆林是个硕士，他不想上博士，他是个写小说的，认为博士文凭没什么用处。

陈亮不想等下去了。他说：“咱们自己干吧，咱们又不是没长手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他站在那里还是没有动。其实这一天徐渭比他还急，因为他们刚才出来的时候，徐渭的妻子正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生气呢。徐渭的妻子快生了，生气对她和孩子都没有好处。如果不是陈亮在后面催得厉害，他今天晚上是不会出来的。

他们听见有人叫，接着，他们就看到了庆林。庆林站在公园大门的内侧，朝他们招着手。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小女孩。陈亮掏钱买票的时候，对徐渭说：“这个女孩比咱们上回见过的那个还漂亮。妈的，咱不能不服。”

“我是跳墙进来的，”庆林说，“她也是。”

庆林没有介绍女孩，他们也不便多问。但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徐渭却让女孩到一边玩去。庆林说：“讨论什么呀，不就是到图书馆一游吗？”徐渭知道他是支走女孩不高兴，就解释说：“庆林，维吉尔说过，‘女人多变而又反复无常’，哪一天，她不高兴了，把这事捅出去，你就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了。”

“我是让她来站岗的。”庆林说，“你没看她的眼睛有多亮，就像一对珍珠。”

已经是十月份了，天有点凉了。陈亮出来得很急，光记得带包了，没有想起来多加一件衣服。这会儿，他对徐渭把他拉到这里

来，有点不满。本来说好在徐渭家碰头的，可徐渭却说最好到外面讨论。徐渭的心思他最清楚不过了，无非是怕事情暴露之后，被说成是由他组织的。徐渭在学界慢慢被看成了学术带头人，现在看来，他还是欠一点火候。

“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，还有什么好讨论的？东西我都已经带来了。”庆林说。庆林让那个女孩把包给他递过来。在公园昏暗的路灯下，庆林把各种工具都一一掏了出来：螺丝刀、手电筒、鸭嘴钳。光螺丝刀就有好几把，鸭嘴形的、梅花形的，大小型号的都有。他的东西已经够多了，可跟徐渭比起来，还是不够全。徐渭刚才出门的时候，还往包里塞了两本辞典和一个跟电动剃须刀差不多大的吸尘器。辞典是英汉、俄汉的，吸尘器是用来吸书上的灰尘的。徐渭的妻子有洁癖，带着灰尘回去，是绝对饶不了他的。相比较而言，陈亮着手最早，可准备得最差。他只带了一个大包和一副手套。

他们这天要去的是陈亮那个学校的图书馆。陈亮在一所师范大学教书。香港著名实业家邵逸夫先生在他们学校投资修建了一个新的图书馆，国庆节那天刚刚竣工，最近几天，图书将全部搬到新馆（逸夫楼）里面。旧馆是五十年代苏联人帮助建的，由几幢一模一样的小楼组成，文史哲图书的一部分放在二号楼的一层。陈亮他们的教研室在这幢楼的二层。陈亮昨天下午从那里经过时，发现里面有许多人正在摺书。后来，他又从那门口过了一次，发现他们走的时候，忘记锁门了，准确地说，是他们把锁锁偏了，锁鼻按到了锁的外面。陈亮说他是无意中发现这一点的，他当时拿着一张会议通知单，在那里等他们的主任给他签字。他在那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后来就发现了那个问题。他还发现，那门上贴着一

张通知，上面说，明天、后天，全馆人员都到新馆集合，打扫卫生，把已经搬过去的图书整理上架，迎接市里领导的视察。陈亮没有在那里等到系主任，他担心那家伙从另一个楼梯口溜走，就绕到那边截他。这天，他收到了两封信。一封是他的一个学生寄过来的，他的这个学生大学毕业之后，当上了主管教育的副乡长，写这封信一是向老师报喜，二是请他和别的任课老师商量一下，挑个节假日，到乡下玩玩，学生负责派车接送。第二封信又是个会议通知，让他到黄山去参加现代文学研究年会，还说许多博士生导师也要去。这个会他去年已经去过了，没有一点意思，惟一的收获就是他发现参加会议的代表的层次越高，会议的学术品味就越低。这封信是他的一个混进年会秘书处的同学寄来的。为了诱使他去那里碰面，这个同学另附了一张纸，向他暗示说，他以前的那个情人也要去的。陈亮就边读信边朝他刚才呆的那个楼梯口走去，走到那里的时候，他发现手中拿着自己信箱的锁。后来，他就把自己的锁挂到了图书馆的门上。

这个过程他已经给徐渭讲过了，现在，在骑车奔赴他的学校的路上，他又给庆林讲了一遍。其实他在电话中，也给庆林提过了，只是没有这么详细而已。陈亮一说完，庆林就说：“你们刚才说要讨论什么东西，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吧？”

“不，要讨论的是干还是不干。”徐渭说。

“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不要讨论了。”庆林说，“徐渭，咱们还是来讨论讨论陈亮吧，分析一下他的话有几分真实性。”

“不用讨论，”陈亮说，“你不就是想说是计划好的？”

“你刚才的话力图给人这样一种印象：你是看到自己手中钥匙和锁，才想起来搞书的。其实你去那个楼梯口，就是为了拿锁。你不是那种丢东落西的人，怎么会忘锁信箱呢？”庆林说。

“我可能是无意识的。这问题我也想过，还跟徐渭说过，不信你问徐渭。”陈亮说。

庆林没有立即接话。陈亮的学校到了，庆林要在门口的商店里买点东西。他买了几瓶矿泉水，几只羊角面包，三包烟。他问那个女孩喜欢不喜欢羊角面包，女孩说，她喜欢吃那种奶油比较厚的圣母牌面包。“不怕发胖？”庆林说。“不怕，我还嫌自己不够丰满呢。”庆林只好拐回去又给她换了一只。他顺便又买了几节电池。那三包烟是每人一包。徐渭没要，说暂时戒了。“他是为了下一代。”陈亮说。徐渭说自己也没有全戒，看书看到后半夜，实在熬不住了，也会到厕所抽两支。

进到了校园里，庆林继续分析陈亮的话。庆林问徐渭同意不同意陈亮的“无意识说”。徐渭说，他基本同意。庆林说：“好吧，我也同意算了。现在人们都反对话语霸权，我可不能给你们落下这方面把柄。”不过，他还是向徐渭提出了一个问题。“徐渭，弗洛伊德的‘无意识说’是不是还有点笼统？柏格森好像也没有讲清楚。无意识里面是不是还应该再分为几个层次，比如分成浅层无意识和深层无意识？你想好了，但丁笔下那个蛋卷冰淇淋似的地狱还分为九层呢。依我看，陈亮那时候其实是处在浅层无意识状态。”

徐渭说，一年前他就不再关心弗洛伊德了。

他说他现在关心的是老婆的预产期到底准不准，怀孕的问题虽然和弗洛伊德的许多研究有关，但自从怀上以后，他就把老佛爷（弗洛伊德在中国学术界的绰号）放到一边了。

来到图书馆，陈亮把锁打开，然后把钥匙交给了庆林。他们在电话中说好，大家轮流站岗的。庆林这会把钥匙交给那个女孩，说：“我们进去之后，你在外面把门锁上。”

这个地方陈亮以前常来的，可现在因为不能开灯，他一进来就有点晕了。到处都是书架，还有摞得很高的已经捆好的书，它们像墙一样，将宽宽的走廊分割得零零碎碎的。他是东家，所以他得先把方向搞清楚。庆林和徐渭已经开始挑书了，当他们往腋下夹书的时候，手电的光柱就到处乱晃。“先把手电关掉。”陈亮低声说。他们两人很听话，把手电揷灭了。

“没看见外面有人？低智商。”陈亮说。

外面确实有人，影子投在玻璃上，像皮影那样晃来晃去的。他们支着耳朵，辨识他们是不是往这边走。那是几个学生，他们正在议论马拉多纳的吸毒问题。“应该这样。”学生过去之后，陈亮说。他先用手电照着自己的脸，然后把那光移到书脊上面，拎着一本书往外抽，同时把手电揷灭了。他做得对，那样光就不会到处乱跑。

庆林和徐渭赶快跑过来，用手电照照他挑的是什么书。这是一本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“你还看这种破书？”庆林说。“笨蛋，我是给你们做个示范，让你们知道怎样从架子上取书。”陈亮说着，就把那本书扔到了地上。

“你刚才用手电照你的脸，看着跟鬼一样。”庆林说，“当然我并不害怕。虽然我有几个皈依宗教的作家朋友，可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。”

这两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徐渭可没闲着。转眼之间，徐渭已经挑了一大摞书。徐渭现在的苦恼是，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书都带走。他虽然还没有挑到什么好书，可他见到书就亲，他想把这些书都装到自己的包里，包括陈亮扔的那本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那虽然是一本破书，但可以拿到旧书摊上去换书啊。徐渭喜欢逛旧书摊，他常在旧书摊上发现一些好书，让同事们羡慕不已。有一次他在旧书

摊上发现了一本印度人阿罗频多写的《神圣人生论》，一个同事知道了，非看不可，但那个家伙非常不像话，说去开会的时候丢到车上了，他为此心疼了好多天。那本书就是他拿一本《庐山会议实录》换来的。

“大傻冒在这儿呢。”陈亮对庆林说。庆林刚拿到一本《鱼从头臭起》，还没有顾上塞到包里，就被陈亮拉了一下。“你看他挑的都是什么破书，连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》都要，还有《毕加索的情人》。徐渭，你是不是来拾破烂的？”

徐渭不给他们解释，只顾挑书。徐渭甚至来不及把书装到包里，只是把书挨着书架放在地上。庆林把他挑的书翻了一下，说真是破书，同时在那摊书中挑了一本《局外人》，放到了自己的包里。这本书庆林家里已经有了，可再要一本也不多啊。

陈亮不着急挑书。因为他知道这里没什么好书。平时，他经常来，他知道好书都在另外的房间里。他们现在其实还呆在走廊里，再往前面走一点，才是大厅。大厅的四周有几个小房间，他曾去过其中的一间，哇，那里的好书真是不少，真让人眼馋。他其实已经把这些讲给了徐渭和庆林听，让他们带上螺丝刀就是为了撬那些锁，可那两个蠢货现在好像已经忘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听见了敲门声。他们赶紧把手电熄灭，蹲到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陈亮慢慢站起来往门口走。他走得很小心，可还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他吓了一跳，手忙脚乱中，手电却突然亮了，朝四周乱照了一通。他赶紧又蹲了下来，伸手去摸那个东西。他摸到了一根绳子，是捆书用的那种塑料绳。

原来是庆林带的那个女人在敲门。“你敲什么，快把人吓死了。”陈亮说。

“里面好玩吗？”那女人说。

“不好玩。”陈亮说。

“已经一个小时了。”那女人又说。

“再坚持一会儿。”陈亮说，“这是考验你们爱情的机会。”

他们隔着门说着话。陈亮闻到了那个女人口中呼出来的好闻的气息，一种泡泡糖似的气息。他的鼻子真灵，那女人真的是在吃泡泡糖。

他拐回来时，徐渭和孔庆林还站在那里发愣。“没事了，是那个女人在捣乱，我已经把她稳住了。咱们动作麻利一点。”陈亮说。

陈亮领着他们往大厅里面走。徐渭和庆林边走边在书架上抽着书。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，徐渭抽的书放在左边，庆林的放在右边。“惟小人与女子难养。”庆林边走边抽书边发感慨。庆林的思维是非常活跃的，这会儿他又想起了写小说，他说，这情景很适合写成小说，“一次性使用太可惜了”。庆林说着，嗓门就抬高了。陈亮和徐渭不得不提醒他少出声。

大厅里也逛过了。他们在大厅里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书。虽然徐渭和庆林各挑了不少，但他们也承认，质和量不成正比。一直闷头搞书的徐渭这时候也说：“陈亮，你们的图书馆好像不怎么样，看来进入‘二一一工程’比较玄。”徐渭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平时不开口，可一开口就让人受不了。陈亮无法忍受徐渭对自己学校的评价，所以立即反唇相讥：“你们的社科院，好像也没有多少有价值的藏书，上次我去查瞿秋白的资料，竟然查不出来。这事说出来就是天方夜谭。”

“那是你没有找到地方。”徐渭说。

陈亮不想跟徐渭争论。现在要紧的是把他们眼前的那扇门打开。“等进去，你就知道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好书。”陈亮说，并把

那扇门敲得砰砰作响，不过他意识到了这很危险，就把手收了回来，放到了徐渭的肩上。

门上是一把暗锁，用螺丝刀是不容易打开的。陈亮又看了看另外几扇门，发现都一样。“里面是不是有好书？别好不容易弄开了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”庆林问。陈亮说：“你们要不想进里面一游就算了。”其实这个时候，他已经看出门道来了。门上面有两扇窗户，窗户上安的玻璃刚好缺了一块，从那里可以把窗上的插销拨开，然后跳进去。其余那两个人也不是傻瓜，他们也看出来，但谁都不愿先提出来。谁说了谁不跳，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

“你敢肯定里面有好书？”徐渭又问。

“如果真有好书的话，我就把门跺开了。”庆林说。

“好书放在这里也是浪费，”陈亮说，“还是让它们发挥作用吧。”

“我也是这个意思。”庆林说。最后还是庆林忍不住了，当他再次用手电照那块缺口玻璃的时候，徐渭和陈亮立即心领神会地抬着他的屁股，把他推了上去。庆林边拨插销边说：“事先可得说清楚，是你们两个把我推上来的。”

“快进去吧。”陈亮说。

“我们现在是三位一体。”徐渭说。

庆林跳了进去。他的动作是那样灵巧，转眼就不见了，落地的時候，甚至都没有一点声音。他真像是一只轻捷的猴子。但接着，徐渭和陈亮就听到了呻吟声。原来是靠门的笤帚，插进了庆林的裤管。庆林很自觉，只叫唤了两声，就不吭声了，而且在叫唤的同时，从里面把门打开了。徐渭和陈亮进来之后，在蹲着的庆林的头上各摸了一把，就赶快奔向了书架。庆林在那里蹲着，一边揉腿，一边用手电照着身边的那个书架。手电照着的那几本书他都想

要。一套大卫·施特劳斯写的《耶稣传》、一本布尔加可夫写的《大师和马格丽特》、一本贡布里希写的《游戏的高度严肃性》。他一边揉腿，一边将离他最近的那本书抽了下来，急不可耐地翻了起来。

“这里到处都是真理。”徐渭说。徐渭现在爬在一个梯子上，在书架的最上面翻着。庆林用手电照了他一下，徐渭根本不理他，只是用手挡了挡那光线，继续在那里拨拉书。徐渭每翻到一本他渴求的书，就拎着它左看右看。他要找一本最好的、封面和书脊都没有毛病的。徐渭的书架是新做成的，他不能让那些装帧粗糙的书摆在上面。陈亮对此也讲究，他的书架是红松木做成的，起码得让书和那漂亮的书架配套吧。“挑好的拿，”陈亮说，“有好的也给我捎下来。”陈亮讨好地帮徐渭扶着梯子，另一只手在身边的书架上摸来摸去。陈亮现在满脸都是灰，显然是徐渭抖下来的灰飘上来的。庆林的手电照他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已经只剩下眼睛和牙齿是白的。

徐渭听了陈亮的话没有什么反应。他刚找到了那本《神圣人生论》。就像见到了多年失散的亲人，只顾着和它亲了。他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就翻开第一页看了起来。“明智的最古的公式亦自许为最后的公式，是——‘上帝’、‘光明’、‘自由’、‘永生’。人类的这些固执的理想，与其寻常经验相违反，同时又是许多更高深的经验之肯定……”看到这里，徐渭立即叫了起来：“没错，就是它。”一高兴，他还咕咕嘟嘟地说了几句家乡土话。据说这本书有一些翻译上的错误，但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，要紧的是，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非常漂亮，放在书架上，非常好看。

这个房间里还套着一个小房间，那上面挂的是一把明锁。陈亮曾听人说，图书馆里有一个小藏书室，里面的书是专给县团级